厚齋易學

二三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四十五　　宋　馮椅　撰

易外傳第十三

說卦中一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艮巽兌四維八卦相比相對

交錯六十四卦雖未重而象已在其中矣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重平聲因八卦成列之象而重之文王未演易生爻而既有重卦則有六位既有六位則有奇耦而爻已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剛柔謂九六之爻相推於六位則爻之變在其中矣謂剛下柔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之類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文王於每卦逐爻之下皆繫之以辭而命之以吉凶

則雖未筮得九六而九六之動已在其中矣龔氏曰命猶天之命萬物也毛伯玉曰有卦則有象有重則有爻有爻則有變有變則有動動在其中者卦爻之辭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每爻動則占其變故有吉有凶有悔吝若靜則有吉而无凶悔吝矣郭子和曰動之說未詳故繼言此終其言也周茂叔曰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剛柔者立本者也

奇耦之畫以立六爻之本

變通者趣時者也

趣去聲動則變變則通通乃趣其時也卦為時爻為事物變則之某卦為趣某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固而常也勝或作稱非貞於得則勝失而吉貞於失則勝得而凶不貞則為悔吝矣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觀示也天地示人法象人道常久而不變貞於觀者也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日月往來明生之道亦常久而不變貞於明者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一猶終始惟一之一自所舉行始終不貳故能成功故動必貞於一也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郭子和曰

上言爻在其中故此言剛柔立本上言變在其中故此言變通趣時上言動在其中故此言吉凶貞勝皆所以明在上末終之意又曰因言吉凶以貞勝復以天地日月明之又以明吉凶之生於天下之動也

此一節明卦爻變動之吉凶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夫聲扶確苦角反剛健貌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隤大回反柔順貌記隤乎其順也或作退妥非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象言卦申前爻象在其中之意此謂乾坤之易簡

爻象動乎内

申前動在其中之意一卦之内蓋畫成卦爻而後見某爻之動則知某爻之象是爻象動乎一卦之内者也

吉凶見乎外

見今現下同外外謂一卦之外也吉凶生乎動故見於所動之外

功業見乎變

申前變在其中之意動則生變興事曰功功成曰業見乎一卦所動之變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

申前繫辭焉而命之意辭謂一卦之辭王景孟曰聖人與民同患之意見乎其辭之所命如此而吉如此

而凶

此一節明前剛柔立本剛柔者乾坤也乾剛坤柔示人不易上篇之所謂易簡而已

右第一章申言爻象郭子和曰上篇始於乾坤之成卦繼以易簡賢人之德業此篇始於八卦之成列繼以乾坤示人之易簡凡上篇之末盡者見於此篇相為始終之道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

所以生生之謂易

聖人之大寶曰位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故能化生萬物有聖人之德而无聖人之位則不能配天地故作之君師而成位乎其中者此聖人之大寶也

何以守位曰仁

天地生物之大德仁也聖人得位與天地參故守位以仁猶天地之生物也呂微仲曰仁古作人朱子曰

非衆罔與守邦之義

何以聚人曰財

仁之生物莫尚於財財者斯人之所以生也故有財則人聚无財則人散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禁平聲亦去聲既有財必為之理謂撙節有式也辭者理財之辭如曰貢曰賦曰篚之類正辭也非謂民之取財无節也禁民為非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

時入山林之類凡此者皆義也謂當然之宜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簡易故曰生一言而足人道雜而多端故曰位曰仁曰財曰義非一言之可盡也猶書之天地萬物父母一言也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不一言也

右第二章鄭少梅曰此簡為人君設古之聖人如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氏皆得是道也下章遂繼以十三卦制器焉皆聚人理財正辭禁民為

非之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

包今庖孟作伏犧許宜反轉注也古作羲上古未知亨飪茹毛飲血包犧氏教民佃漁亨飪故曰包犧犧牲也鳥獸全具曰犧王去聲觀象於天風雲日月之類觀法於地法法則也山澤水火之類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鳥獸之文如鴻雉烏隼龍馬虎豹牛羊之類地之宜如利西南不利東北亨於西山之類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身如乾為首之類物如乾為馬之類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始去聲作興起也一曰作為也八卦謂三畫奇耦德謂吉凶來物通者知之也情謂遠近愛惡類者以類分之也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罔亦网今網贅系文從网從亡古𦉪籀図則知亡亦偏旁也罟亦從网從古取獸曰罔取魚曰罟或曰罔目謂罟結繩謂之網兩目相承而物麗焉佃今畋古田漁古魚捕鳥獸魚鼈之名以用也取諸離凡諸卦之所以取有二義有象有理離謂麗也謂鳥獸魚鼈麗於罔罟也象謂虛中罔罟之目虛也是時生民未知飲食之道而鳥獸魚鼈未知避忌與人雜處傷害

人民稼穡故包犧氏觀象於離作為罔罟以佃漁鳥獸魚鼈亨餁而食然後人物之辨始立此説石毛二君子得之胡翼之曰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卦象非必擬此卦然後成之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

作興起也猶聖人作之作後同

斵木為耜揉木為耒

或作為之耒耨非斵竹角反斫也耜聲似田器說文

臿也一曰從土華齊人語揉忍九反說文屈申木也
耒盧對反說文手耕曲木以從木推手古者垂作耒
耜胡翼之曰耜者薄五寸其首有華齒以為耕作之
用又揉其木其曲有鉤以為之耒龔氏曰耜者耒之
首耒者耜之柄則為一器二物按說文則耜為今之
鍬耒為今之犂特古今之制異爾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耨奴豆反鉏也王氏昭素云諸本或作耜乃合上文

教平聲取諸益其理則為稼穡養民益下之道也其象則上震下巽動而入也震木直而斷為耜巽木曲而揉為耒耕耒皆動而入土也程可久曰飛走之類實害稼穡唯罔罟佃漁之制立然後有耒耜之利見于天下郭子和曰包犧有犧牲而未粒食炎帝氏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故號曰神農然則粒食自神農始也取諸益者益以重震巽二木成卦故有斷木為耜揉木為耒之象而其彖則曰木道乃行粒食木類

也耒耜木教也故言取諸益然則益以益下為道又
有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之義耒耨之利是以上益下
之道也亦其益无方之道也皆備易之三義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
離在上日中也震動於下市合也不取早莫者欲其
朝往而莫可歸也至周則大市日佰百族為主朝市
以朝商賈為主夕市以夕販夫販婦為主蓋因其制
而增益之也民貨三陰之象陰皆在陽下天下之象

或曰震足動於下致民聚貨之象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噬嗑卦本三陽在上三陰在下九自五來初六自初往五交易之象卦本成否今交易而退則陰麗于陽成離明陽動于下為震起陰陽各得其所之象噬嗑市合也聲同則義通在古然也鄭少梅曰食貨民之本也益次以噬嗑兩者食貨也

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

變者更新化者革舊通則不礙人情神則由之不知

鄭漁仲曰事久則敝不更則斁故通其變者使民不倦而已非常之變黎民懼焉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張子厚曰鴻荒之世衣食足而用未備黃帝堯舜通其變神而化之以教天下也王介甫曰舟楫杵臼而次以一聖人足以具此必至於五六聖而備焉何也聖人也者因物之變而通之者也物之所未厭聖人

不彊去物之所未安聖人不彊行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程伯淳曰各隨其時而已矣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舉易道以明之黄帝堯舜亦用易以變通之而已矣

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去物之害興食貨之利人道立矣自黄帝以至堯舜衣裳之制乃始明備故垂衣裳而天下自治取諸乾坤之尊卑易簡而已易之道定於乾坤之尊卑德業

成於乾坤之易簡自黃帝以前衣鳥獸之皮衣裳之制始闓端于黃帝至堯舜之時命禹作服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蓋指黃帝也神農雖為耒耜教民稼穡然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故三聖人方辨上下之分正衣裳之儀法象簡易變則通之化則神之夫何為哉朱子發曰太玄曰垂綃而為衣襞幅為裳垂綃奇也襞幅耦也古者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上下同體也至秦取古之衣裳離之上衣下裳天尊地卑之

義亦一說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

刳口孤反又口溝反禮作挎剖也刳木令中虛為舟

渙卦自二至五中虛之象剡以冉反削木令銳也楫

或作檝將輒反或聲集或子入反橈櫂也二木皆象

於巽下坎水也舟浮水上巽木在坎上之象楫入水

中巽木入於坎之象

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今本以濟不通下有致遠以利天下一句與下文相
重陸德明王昭素皆云無此一句朱子亦曰疑衍今
除之取諸渙有舟楫以濟不通則病涉之患散矣此
其理也彖曰利涉大川賛曰乘木有功蓋謂是也鄭
少梅曰制器至此不復載所作之聖人其事亦不復
次序大抵黃帝堯舜之時此等器用無不備矣毛伯
玉曰生民之初知鮮食矣而未知網罟知食草木矣
而未知稼穡知通有無矣而未知有市知馮河矣而

未知舟楫知有稼穡而未知有杵臼知有文字而未
知有書契聖人於是設為此器轉益便利以宜天下
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一本無以利天下四字恐非諸卦皆言利蓋謂變而
通之以盡利也胡翼之曰豫言禦暴乾坤言治是亦
利也服毛伯玉曰服箱也說文作犕聲備今之馬亦
謂犕乘平聲大車牛駕之載物而重者也小車馬駕

之載人而輕者也牛曰服馬曰乗其實皆駕車之稱
牛馬行而車隨之以引重致遠故取諸隨隨卦純體
本乾上坤下乾馬坤牛今坤六自初往乾之上服牛
也乾九自上來坤之下乗馬也乾陽實重也而坤引
之于上乾自上來初遠也而乾致于初此其象也毛
伯玉曰古者牛以駕後世始以耕蓋耒為手耕之木
以人為耦禹所以式之古者四馬駕一車多至六馬
後世始以騎王景孟曰服云者以其能引重也乗云

者以其能致遠也

重門擊㯑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㯑本說文今析它落反兩木相擊以行夜者重平聲艮為門闕自二至四有艮象下又有一耦畫重門之象二震為木為動為鳴木動而鳴擊㯑之象也二陰在門外來攻九四有暴客之象四以一陽禦之待之之象暴鄭作虣暴客盜賊也豫豫備之義耿希道曰川塗既通則萬民雖交而暴客亦至故重門以禦之

所以爲冦者不能攻故擊欜以警之所以爲盜者不能竊王介父曰一陽能禦外之二隂故下之三隂得其安矣郭子和曰備豫之義非一獨舉重門擊柝者黃帝堯舜之世獨有此耳不若後世之禁備豫之密也以黃帝堯舜之世猶設此焉則後世之君可不豫爲之防哉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

斷讀如斷金之斷絶也杵昌呂反掘其月其勿二反

臼求又反杵臼所以治米也

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治米欲其精鑿小過之義也震上艮下上動下止杵臼之象也陰過多於陽萬民之象張子厚曰過以養物李氏曰小過之彖曰可小事盖杵臼之類也程可久曰互體巽木折於上下斷木也二陽陷於四陰之中掘地也鄭少梅曰震以卯木而在上艮以寅木而在下二卦中分之斷木也艮為土而木克之掘地也

柴氏曰約象兌金斷巽木而動於上杵也兌金掘艮土而止於下臼也舂者去其粃而已故曰小過象有此三說列之以俟有考者胡翼之曰神農氏教民粒食然未能精治五穀以為飲食之養後世聖人乃興杵臼之利耿𥌚道曰暴客不至而居者安可以治粟而食矣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弦木以木為弧而弦之也剡木以木為矢而剡之也

上九言張弧𦋐有弧象程可久曰坎離皆有木坎為矯揉弦木也離火上鋭剡木也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葢取諸睽

耿聯道曰孔子言足食次足兵序當然也竊謂弧矢所以威不服不止暴客之門檬也聞之潘氏冠英曰火上澤下其𫝑睽而澤火之用相資故弧矢象之弧屈而張矢直而弛弧張而却矢弛而前其𫝑相睽其用相資也後世弓備六材而矢以金石之砮古皆用

木闔端之初猶樸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冬穴居而无以待風夏野處而无以待雨宮室室房也棟俗稱為脊梁宇重簷也極高出于上而簷垂覆于下則風雨不能為患朱子曰壯固之意程可久曰四方上下之間謂之宇九四剛實行于三陽之上以承二陰棟之象乾下覆宇之象胡翼之曰二陰風雨

之象四陽棟宇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

衣去聲胡翼之曰不能封之為墳不能樹之為別未立五服之制三年之喪喪期並如字數去聲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棺聲官槨聲郭內曰棺外曰槨取諸大過朱子曰送死大事過于厚其義也柴氏曰棺而又槨大過也程可久曰木在地下有生意曰升木在澤下无生意曰

大過耿睎道曰生而庇大廈死而衣之厚薪不可也生而處宮室死而葬之中野不可也于是棺槨興焉鄭少梅曰大壯外震震動也風雨飄搖之象大過內巽巽入也殯葬入土之象皆養生送死自然之意竊謂中二陽堅實棺也上下二陽周之槨也二陰掩其外土也此其象也以木為棺槨亦闓端之初爾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堲周其後從而增益之焉郭子和曰上古之世知簡不知禮故葬親之薄有至于此

喪期無數者哀盡則止也聖人為制禮然後棺槨有
度則喪期可知矣大過雖取其過于厚然四剛有堅
中之象故取以為棺槨也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
死可以當大事可不過于厚乎上世嘗有其親死則
舉而委之于壑者孟子謂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
有道矣此蓋聖人易之以棺槨取諸大過之意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夬

治去聲鄭康成曰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竊意兩各以繩相結人執一以為信也書文字契以合約也百官以治治平聲以此紀事辨訟萬民以察以此灼見是非情偽取諸夬其義在決欺偽也鄭少梅曰乾兌皆金兩相符合而又會于西北天庭夬決之象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之說于是乎在此所以取諸夬也程可久曰古人仰觀奎星環曲之勢而制文字則書契乾之成象也兌為傳決物來此傳已而求決

斷諸陽正位以治之而陰在顯著之地有察見情實
之象故取諸夬龔氏曰言有所不能記者則書述之
事有所不能信者則契別之百官以治事辨而不相
亂也萬民以察情盡而不相欺也以衆明照闇猶五
剛之決一柔也郭子和曰結繩之初結繩所以為治
結繩之後書契所以為治皆所以防小人之偽非待
君子也夬之為道以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書
契所以取諸夬者亦以夬去小人之偽也自離至夬

十三卦與本卦之義多不同以見卦之象皆不可以一義窮盡能變而通之則其利亦無窮于天下矣此之所言亦其一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象畫之象像似也似物像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材象之材動材之動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此一節結十三卦制器之事耿氏曰像十三卦之象而制器材者成器者也動則用器者也毛伯玉曰畫而為卦故謂之象著而為言故謂之彖彖者因其材而明其用也聖人既制為是器以便天下之生矣器與人相用而有利有鈍有成有毀所用之者有工拙所遇之者有險易故彖論其材而爻別其所遇此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竊嘗觀之罔罟捕獸而或為獸傷耒耜殖稼也而或有水旱市以交易或以啓爭衣裳

以辨分或以啟借舟楫能載亦能覆弧矢能威亦能敗牛馬駕車有時而說輹書契防欺有時而僞詐凡此之類皆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

右第三章專論易本乎象凡有所動无非取象于易韓宣子適魯見易象夫不曰易而曰易象則知易之有象猶詩之賦比興也象之有彖爻猶賦比興之有風雅頌也无象則无易无賦比興則无詩十三卦之制器此象之至著而一書

之所未載者也故孔子述之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言未重之八卦也乾坤純體三男之卦則一陽二陰三女之卦則一陰二陽一則少二則多註曰少者多之所宗故以少為主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故何也孔子設為此問以曉人故者所以然也奇聲朞單隻也一畫是也耦並配也一畫是也陰中有

一奇畫者為陽卦陽中有一耦畫者為陰卦以少為主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其德行何也又設問以求陰陽奇耦之德行所謂卦之德與顯道神德行之德行也張子厚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陽遍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

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朱子曰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兑為陰卦皆一陰二陽陽為君陰為民林黄中曰陽物乾君之象也陰物坤民之象也

右第四章鄭少梅曰陰陽之分以氣言竒耦之分以數言君子小人之分以勢位言君子小人之道以德言易之道其大本為天下治亂計所以喻之于君民而終歸于君子小人之分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總言天下之人不能思慮而徒惑于往來之憧憧也致極致也往來雖異而其歸則同往來雖雜而其致則一天下之人見其憧憧而殊途以求之不知其歸之同見其朋從所思而百慮以索之不知其致之一故再言何思何慮而深有感于天下之人也其不來也則思其來其既往也則又慮其往惑之甚也程

可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何事多思慮哉故道則同歸于一致而天下自殊塗而百慮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申言往來之理同歸也日推月則月來月推日則日來故曰相推寒暑亦然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也屈感于來而信信感于往而屈故曰相感所謂

二氣感應以相與者也往來屈信皆同歸也楊廷秀曰天下之事往來無窮不外乎屈信相感而已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蠖聲矱屈信蟲也其行先屈而後信蓋如今人以手大拇并次指量度長短一信一屈為今准尺五寸古為一尺所以謂之尺蠖在桑間伸立宛如桑枝无辨江東俗呼為桑穀蟲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蛇今虵存或作全此申言屈信之理一致也李氏曰當其信雖尺蠖之微亦屈以求信當其屈雖龍蛇之大亦蟄以存身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此又言人之于往來屈信之理同歸一致也精精縶也凡所以精于義理而入于神妙者非忘物也將以致之用也凡所以利于致用而安其身者非徇物也所以崇我之德也林黄中曰精乎屈信往来之義而

入于神利乎屈信往來之用而安其身出而致用入而崇德亦往來屈信之理朱子曰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毛伯玉曰道未始不自精思得之及其至也不思而得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往來屈信无有窮也學易者但能有以致用崇德足矣若欲窮无窮而極无極非所敢知也神者信也方來者也化者屈也已往者也若欲窮極方信之神知

得己屈之化自非德至于盛大其孰能與于此此聖人事也非學者之所知也自崇德充之可矣朱子曰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于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張子厚同楊廷秀曰仲尼于上篇既舉七卦之爻辭以發明六十四卦之微旨至此復舉十一卦焉鄭少梅曰天地生陽于中孚而生陰于咸陰陽往來之不窮一言以蔽之曰誠也孔子于上篇論中孚之誠而于此篇論咸之誠皆以首乎諸卦使人

知易之道本乎陰陽而天地之陰陽本乎至誠不息也誠者神也自憧憧往來至莫益之十一義皆明聖人所以玩易之辭以終上篇擬議之道道以用為大自一心之正推而及乎天下自一性而盡推而至于盡物皆用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者此也且以咸卦論之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其志意未定也孔子於此雖論何思何慮而極天下往來之理而論之則知爻辭往來二字非徒然也是所謂玩辭也且往

來理之常也有往必來有來必往知往來之說則凡憧憧往來相感无定固有理存不必皆從爾思也惟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則天下何思何慮矣蓋朋從爾思者爾所感也不從爾思者非爾所感其往來自相感也日月寒暑是也有以屈信相感者尺蠖龍蛇是也有以精義相感而致用者聖人是也此雖殊塗而同歸于感也又何必朋從爾思乎觀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至九五而後飛龍在天此所謂屈信相感精

義入神以致用者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六三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石非所困也困則名辱矣蒺蔾非所據也據則身危

矣

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其一作期邪今耶正義曰上干九四故名辱下乘九

二故身危上又無應故不見其妻而凶郭子和曰當困而困當據而據道之正也非所困非所據失道之正是以名辱身危也太甲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妻者至親而易保入宫必可見者非所宜為而為之者終至于不能保其妻子尚安能保四海乎此所謂失道者寡助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解上六墉古庸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射食亦反藏器謂佩之于身待時遇隼則其時也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朱子曰括結礙也語去聲器先成而後動故無所結礙凝滯而有獲禽之利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謂也王介父曰上六在卦之中故曰成器毛伯玉曰非所以申爻辭欲以它義發之孔子之言有遺爻

象而泛言之者欲其廣也鳴鶴在陰公用射隼是也有專明象而微其辭者欲其藏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是也有托于泛而深言之者欲其微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是也以此推之聖人之言可以理悟而意通矣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于為仁不以不義為畏故必威而後懲于不義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懲之于罪惡之小而所以誡其罪惡之大
易曰屨校滅止无咎此之謂也
噬嗑初九小人言九四為間之一爻所謂頤中之物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正在三四兩爻四謂間不仁也乘三之柔不義也六五近而相得見利也初噬之始故懲誡之楊廷秀曰懲惡在初改過在小王景孟曰仁義人性之所固有也恥畏之心不存則勸懲之

術不得已而施焉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噬嗑上九此爻之義與文言坤初六之意略同皆言積也九四陽剛本善也以為閽而居陰位自陷于小人獨陽在衆陰之中故以善為小无益而弗為則善不積也名陽明之譽也居于陰不成名也中四爻獨

此一文為間故謂惡為小無傷而弗去不知自二至四惡已積于上矣噬而嗑之則滅身也毛伯玉曰小懲大誡故曰无咎罪大不赦故曰凶王景孟曰上之人至用刑戮者非我之本心也自爾致之吾不得已而戮之云爾又曰至此雖小人之罪而上之人亦不能無失焉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

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九五安危存亡治亂相為倚伏猶陰陽之相為消
長也故安其位則危保其存則亡有其治則亂有如
有其善喪厥善之有以九居五當位故安二陽夾輔
故保其存以剛臨下故有其治然三陽浸長而上偪
則危亡亂可立而至也身謂九五國家謂上三陽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知今智少多少之少重輕重之重鮮上聲亦作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勝平聲鼎九四卦有二象有全體之象有二體自為象全體之象具鼎之體也二體各自為象則上鼎無足下鼎無耳也鼎以三陽為德九四在上體之下二陽巽陰下趨不相夾輔故為德則薄為知則小為力則少也而全體已在上卦近君故其位則尊其謀則大其任則重也一鼎之餗出納于四而四孤于上故不勝其任之重鮮不及言鮮不及于凶敗也郭子和

曰道之用無施不可自一身至天下其用皆一安有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蓋因鼎而言也鼎器也于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同猶若鼎然故有不勝其任之凶君子不器則無限量矣龔氏曰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矣此五卦之六爻申利用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

幾平聲柴氏曰此文言君子能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九四以一陽統五陰權臣之象六二上交則四也諂媚也初九與四為正應密比于二六二下交則初也瀆數也言上交權臣下交權臣之與也王介父曰上非其應而求焉諂也下非其與而求焉瀆也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事物方兆之初故曰微見今現形也震動在四二已知其微朱子曰漢書云吉凶之先見程正叔曰吉見于先豈復至有凶也王介父同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作起也起而去其位也不俟終日下卦畫也不俟至三三則近四有吉凶矣故不俟終日程正叔曰知之圓也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六二張子厚曰以陰居陰獨無累于四故其介如石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寧安也言安用也斷都玩切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動之微則必彰矣柔物之稚稚則柔至剛則堅實矣
詩采薇二章言薇亦柔止三章言薇亦剛止是也望
平聲言天下萬民視君子以為去就也卦多陰故曰
萬夫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

顔氏之子指顔淵殆近也幾讀為上文知幾之幾耿晞道曰言近於知幾也此申言精義見幾之次也復扶又切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初九耿晞道曰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近之矣郭子和曰顔子未能无過故論語稱不貳過未能无失故中庸言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李仲永曰聖人无不善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絪於真反縕於溫反篆壹壼隸氤氳程正叔曰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朱子曰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言萬物雌雄牝牡皆有男女之道程正叔曰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朱子曰形生也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損六三

言致一也

楊廷秀曰致者力至之之謂柴氏曰春則生夏則長秋一者也龔氏曰申言精義則足以致一也郭子和曰損自泰來由乾坤而為艮兊故有天地男女之象張子厚曰陰虛陽實虛則受實實則施受則益施則損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易平易之易語去聲益極則損至君子修此三者故

全其益而无損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其身危而欲動則人驚而去之矣

懼以語則民不應也

應去聲毛伯玉曰以言恐人人孰諾之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

所交未定而泛然有求則誰其予之民人也
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莫之與莫益之也傷之者至或擊之也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上九修此三者則常益也反此三者則是立心勿
常其凶必矣蓋无自全也李氏曰居其所安而人不
我危故動則民傳處其所易而人不我懼故語則民
信固其所交而人不我離故求則民親此立心之恒

之人也上九反是身心不能自寧交不能自必況于
民乎是以有傷而无益張子厚曰終以昧于致用之
戒龔氏曰此四卦者申精義也李仲永曰始終舉此
諸爻所以申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上九
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郭子和曰已順故天助之以順已信故人助之以信

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又或作有古通尚賢以下乾三陽與大畜尚賢之象

同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上九一爻在六五之上德剛而體柔六五厥孚交如而又柔順上九身履其信而心思其順乾三陽在下賢者也而尚之是以乾三陽祐之乾天也自天祐之之象也張子厚曰五陽一陰无有間焉者剛柔相求

情也信也又曰宜在立心勿恒之後蓋上言莫益之
此言多助也蓋此爻舊在上篇書不盡言之前上下
文不相屬郭氏曰上篇擬議七爻皆不稱易此篇往
來屈信十一爻皆稱易曰此是錯簡宜屬于此

右第五章申上篇擬議七爻未盡之旨以推玩
辭之學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邪今耶後並同門或作户非林黃中曰前言十一卦

之交此申言其皆自乾坤出也故曰易之門毛氏同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乾三畫奇陽物也坤三畫耦陰物也乾合坤而剛有體則震坎艮也坤合乾而柔有體則巽離兌也乾坤合者陰陽合德也言六子出于乾坤自此重之六十四卦出于八卦所以為易之門者此也楊廷秀曰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陽者皆乾也本乎陰者皆坤也

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體去聲今俗作替非撰造作也讀如巽乎三子者之撰猶言天地之所為也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以卦爻體之也神明之德謂无有遠近幽深知吉凶之來物以卦爻通之也

其稱名也雜（讀）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越過也言乾坤之稱名也雜雖若多端而不過于稽考其類凡陽卦陽爻皆乾之類陰卦陰爻皆坤之類也今人讀越字絕句于稽其類四字全無歸宿殊不

知雜字為讀猶下章其稱名也小句法正同是說蓋得之上庠之知易者楊廷秀曰乾之名為龍為馬為虎為羊為豕為金為玉為碩果為棟為宇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名為牛為牝馬為魚為瓜為葛藟為輿為缶為常為帛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陰物也朱子曰衰世指文王與紂之事程可久曰以其詳吉凶悔吝之變非上世風俗淳厚之世所有也朱子發曰世既下衰不如是不足以盡天下之情偽

右第六章言易自乾坤而出自此以下皆言易之書鄭少梅曰萬物以氣則不離乎陰陽以形則不離剛柔大為天地妙為神明名稱萬端其能越于二物也哉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然乾天而坤地天神而地明兩者未嘗不相為用在氣而不在形故曰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厚齋易學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四十六　　宋　馮椅　撰

易外傳第十四

說卦中二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易之為書兩端具舉不越是二者也有往有來天下之理也易則彰其已往之事察其方來之變使人驗諸其往以占其來也夫有顯有幽天下之事也顯者

易玩易則微之使人深求而後得則信之矣幽者易
惑易則顯之使人一見而能識則知之矣張子厚曰
如坤之初六驗履霜之已然察堅冰之將至彰往察
來也王介父曰顯者微之則神幽者闡之則明

開而當名辨物

開猶開物之開謂創立此卦則當此卦之名辨此卦
之為陰陽之物所謂卦有小大也耿晞道曰名乾以
辨陽物名坤以辨陰物蓋開此六畫純奇之卦則當

之以乾之名而辨其爲陽物坤卦亦然

正言斷詞則備矣

因名物以正言斷之以吉凶之辭然後易之道爲備如坤君子有攸往以正言也安貞吉斷辭也又如諸爻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正言也厲无咎斷辭也卦爻皆然林黃中曰物不足故正言之言不足故辭斷之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此申釋開而當名辨物也名者卦之名類者物之類
如豫之名不過順動而已然取其順動之類則天地
聖人皆以順動而日月四時萬民不能違坎之名不
過險陷而已然取其險陷之類則天險不可升地險
山川邱陵與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皆為其用故孔子
每贊之以大矣哉者正謂此也毛伯玉曰類者推而
廣之之謂也

其旨遠其辭文

此申釋斷辭也謂辭亦有不盡訓決而文之者然而其旨寄深遠而吉凶未嘗不粲然也如乾之象雖雲行雨施變化性命其旨皆在其中而文之以元亨利貞之辭而其為吉未嘗不可知也如坤之初六雖善不善之積臣子君父其旨皆在其中而文之以履霜堅冰之辭而其為凶未嘗不可知也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此申釋正言也曲委曲也中去聲肆陳列也謂言亦

有不盡正言而委曲者然而未嘗不中其事情但其
事布列而少隱晦爾是亦正言也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行去聲此結上文之意謂即占筮以占吉凶也凡易
之書所以彰往察來微顯闡幽爲是名與言辭者皆
因斯民之所行疑貳於吉凶之域而以名其失得之
報也不過其行事失則報之以凶其行事得則報之
以吉而已貳者其志不一或疑其吉或疑其凶故明

其吉凶以濟其所行也張子厚曰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若其應也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告誡此因貳以濟民行也郭子和曰貳於失得也當名謂卦辨物謂象言文彖之所言也辭吉凶之所定也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結上生下中古指文王憂患斯世惑於失得故明其報如此也毛伯玉曰易用於聖賢而不用於天下天

下唯用於筮占自文王系之以辭而易之教始興於天下耿睎道曰九卦乃修身以涉世之事而其營道也周其慮患也深以是知聖人興易之時在於道喪德衰之際且有憂患也李仲永曰其衰世之意邪指紂而言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指文王而言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兼商周而言也繼之以九卦乃文王與民同患應世之變故是以反覆而三言之也

右第七章明卦爻系辭

是故履德之基也

人之成德以躬行為基足履實地立德之始也此下

孔子表出此九卦可以處己涉世成德之事也

謙德之柄也

所履必執謙以行之則不自滿而德有進處

復德之本也

自此復於初心而本立矣

恒德之固也

既復其初心則當守之而不變斯不可搖矣

損德之修也

德既有常恐不能无過不及損其偏而歸於正所以修德也

益德之裕也

德唯一而无過不及則日益而日裕矣裕有餘也說者多謂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為裕殊不知大象自別

一意非本卦之指也

困德之辯也

辯辨也一經皆用此辨字晉人所傳如此德至於裕則既周於身矣可以用於世矣而窮通有命歳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唯阨窮而不改其度然後辨其為君子

井德之地也

雖困而不失其所故其德井然不亂有所居之地

巽德之制也

所遇必委曲以入之故能制其輕重小大之宜此涉世接物如此張子厚曰量宜接物故曰制或曰以巽制乎剛以中正制乎巽所以成德也履至益德已成而盛矣雖遇困窮有以自別所處不亂而後巽以制事至此聖人可以忘憂矣朱子曰然後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又曰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蓋憂患斯世則教之以所處也

此一節言立德之序

履和而至

以和而後至兌爲和說至詣也猶行者之至所至也非優柔不迫則力將不足半塗而止也耿睎道曰履之不處期於至也胡翼之同

謙尊而光

位愈尊而特謙則德愈光矣艮居下卦之上尊也其道光明艮也

復小而辨於物

善不善貴辨之於其微小之時五陰小也初九陽物也於小之中辨其物也

恒雜而不厭

事物雜處日用雜陳而有常故不厭斁乾初九居四坤六四居初剛柔雜居然而男女皆長男上女下不相厭也

損先難而後易

先後清聲始於用力之難及其久則習熟而易於為
力蓋損陽難損陰易下卦先上卦後也

益長裕而不設

長上聲益德之裕蓋天理充長自然優裕不待人為
施設也震動於下一陽上進其道日長不用相導程
正叔曰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撰造則偽也朱子
曰充長而不造作

困窮而通

天下无不通之道造物无不通之時但困則途窮而後通蓋易窮而變彖賛曰困而不失其所亨是也澤无水為困然而水澤未嘗不通朱子曰身困而道亨

井居其所而遷

井不改而長存然後能汲以及物居其所改邑不改井之彖遷者巽乎水而上水之象朱子曰不動而及物毛伯玉曰井未嘗遷遷者泉也

巽稱而隱

稱猶稱物平施之稱巽隱伏之卦也用巽必稱物之輕重而後隱藏於其間則不為无星之衡矣朱子曰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此一節言成德之方皆一卦以一辭為用蓋憂患斯世而曲盡物情事理者也

履以和行

和去聲和其行則不違衆忤物當用履卦則和而不流以用也下皆倣此

謙以制禮

以禮接物制其節文當用謙卦則有才美不驕

復以自知

不善必自知之當用復卦則其失不遠

恒以一德

終始惟一之一所謂德惟一則動罔不吉者也當用

恒卦則久而不已

損以遠害

遠去聲遠物之害當用損卦害物之弊不能驟去損之以漸則害日消矣

益以興利

興物之利當用益卦利物之事不能頓興與日加益則利日長矣

困以寡怨

欲寡怨於人則當用困卦自咎而不責人則怨自寡矣

井以辯義

義以方外欲辯其宜當用井卦不易所守則義自辯矣

巽以行權

權事之宜以行之當用巽卦委曲避礙則權可行矣

李子思曰孔子論作易者之憂患而三陳九卦以巽為終入卦之中獨取此一卦以其涉憂患之世唯巽之德為宜也

此一節言用卦之義與上二節不甚相蒙又新意也李仲永曰九卦周於變故皆含兩意不執一也

右第八章文王憂患斯世之心與易以濟民行而取其切於修德涉世者九卦以為的一節言其立德之序也二節言其成德之方也三節言其用卦以修身涉世之義也文王之意孔子從而明之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

遠去聲孔子之時人自遠於易故以此曉之將以申其說也猶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語意正同屢遷言九六周流於六位之間不一而足也張子厚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蓋其為道屢遷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此明易之為道屢遷也九動則變六而九不居其位矣六動則變九而六不居其位矣九六上下相易於

六虛位之間故曰周流流轉徙也王景孟曰居則不動動則不居謂九六周流也朱子發曰六虛者六爻之虛七八九六未加於初二三四五上之上也王介父曰位虛而爻實也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陸上上聲此申言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也剛本在上也或來下而易柔柔本在下也或往上而易剛是所居不拘上下故无常而每相易位也

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總結為道屢遷也適猶之也不可以為常道要法唯趣時適變而已朱子發曰无常故不可為典相易故不可為要

其出入以度外内句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

此言二體也自内卦往外為出自外卦往内為入剛柔出入相易於内外之際有尺度以劑量之度如度然後知長短之度故凡下卦之終將之上卦則一出

一入之際出以度其外使知懼夫事物之交入以度
其內使知懼夫言行之失又明於憂患與憂患所以
然之故无非欲天下之趨吉避凶不陷於危咎之域
也前章作易者其有憂患聖人之憂患天下也此言
明於憂患天下之所憂患也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師教誨之者保保養之者雖親愛於己猶為人合也
易之丁寧教詔如此不必有師保而如父母之臨其

上有不容釋者蓋父母天屬也此應不可遠之義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

率循也方猶知方嚮方之方揆度也既已也入易之初但循其卦爻之辭而揆度其辭之所指之方則其辭莫不有典常之可據依所謂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與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也其六爻屢遷出入有度故不可為典要之中而已有典常不待久而後諭也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其道屢遷書之辭雖有典常而不可遠然而非易中人易之道豈虛而自行哉必待其人而後行也前言入易之初若甚易然以誘人之不可遠易復言行易之道

右第九章此篇言易之爲書者三此章言全卦二體也二章辯六爻之位也三章論重卦之有六位也楊廷秀曰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變易

道之體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初曰不可為典要者變也又曰既有典常者常也又曰道不虛行者人也夫易之於人如水之於魚也魚不可離於水人不可遠於易君臣父子无非易也視聽言動无非易也治亂安危无非易也取舍進退无非易也魚離水則死人遠易則凶仲尼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此之謂也非易書之不可遠也易書之道不可遠也易之道安在哉曰

變而已是故屢遷而不居周流而无閒乾之初
九忽上而居於坤之上六於是坤變而爲剥坤
之上六忽下而居於乾之初九於是乾變而爲
姤此易之變上下无常者也乾之一陽與坤之
一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
易而巽生焉此易之變剛柔相雜者也是皆不
可拘之以典常繩之以要約也唯變之所適誰
得而禦之者故曰易道之用存乎變然易之道

有體有用其變而无常者用也其常而不變者體也君子之學易能通其變而得其常極其用而執其體是可謂善學易之書而深明易之辭力行易之道者矣易道之體安在哉曰敬而已矣乾曰夕惕若厲敬也坤曰敬以直内敬也易之道千變萬化而歸於一敬大哉敬乎其入德之捷徑作聖之奇勲歟故曰易道之體存乎常今也學易而得乎敬之一字則出入起居非度

不由外内屋漏惟懼是知曰度曰懼罔不夙夜以此應世則遇過憂患而自明遇過世故而自達以此謹獨則无師保而自律遠父母而自嚴君子何修何飾而臻此哉其初率循乎易之辭而不敢違揆度乎道之方而不敢離既於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變之要在此而不在彼於是執而有之躬而行之故易之道為實用而不為虛言矣故仲尼稱之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深賛之深嘉之之辭也故曰易道之行存乎人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要平聲質猶俗云胎骨也朱子發曰原始於初爻要終於上爻成六位以為體質張子厚曰於一卦之義究始終兩端以求其中者六爻則各指所之非卦之質也

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謂陰陽雜居於六位所以為之文物事也卦者事也

爻者時也在此爻則爲事當此時剛柔相雜於陰陽之位而吉凶可見矣一云物者陰陽之物亦通此四句總言六爻之義前謂初上此兼指中爻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易難易之易本木之幹末木之杪自初至上之象卒始卒之卒此申原始要終之意柴氏曰卦有初上以事莫不有始終故先存其體質也爻也者時也於是分別六爻之義先言初上二爻初卦之本也體未具

故難知上一卦之末也體已具故易知初之辭但就其事擬度而言至其卒之辭皆言成事之終耿睎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言其始成言其終朱子發曰初上以時言之初終也以理言之本末也以事言之始卒也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申六爻相雜之意物陰陽之物德猶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之德謂雜物以撰六爻之德也是

非得失也耿睎道曰雜物者分陰分陽以為經迭用剛柔以為緯而相錯乎其間也朱子發曰採雜六爻之物撰定六爻之德辨得失是非則非中爻不備崔氏曰中爻二三四五也蓋在初上之中龔氏曰是非者事也以言明之者辨也朱子發又曰物无常是亦无常非施於彼者或不可施於此用於古者或不可行於今是與非不可不辨也鄭少梅曰因奇耦之相乘有比和有戰克故有是非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噫嘆辭要讀如要終之要居如居則觀其象之居王子雍讀則居為其辭

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知今智過平聲越也此總結六爻之義有是非則有得失有得失則有存亡有存亡則有吉凶又曰存亡者猶消息又曰盈虛也故要其存亡吉凶之驗則爻之是非居可知矣居可知猶曰可坐而知也彖者原

始要終以為質者也故觀其所系之辭則已思過六爻之半龔氏曰有是非則位之存亡事之吉凶要之則可知矣居言无待於動也思過半矣言无待於爻也李仲永曰舉本末以見中爻之是非則存亡吉凶不必動而後知耿睎道曰觀是非之要在要其存亡吉凶觀存亡吉凶之要在觀其彖辭彖者統論一卦之材雖未及爻辭之斷吉凶知者觀之則思過其半矣程可久曰其是非明辨備於中爻以其位有當否

應有好惡剛柔雜居固可以見存亡吉凶不待動而見乎外也

此一節分初上中四爻之義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

分中爻二隂之位

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

近上聲近君故戒謹亦其善也特不同於二耳柔之為道不利遠者二遠於君張子厚曰柔之用近也

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指二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

分中爻二陽之位

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

等等差也

其柔危其剛勝邪

指三邪今耶程可久曰二四雖同於臣功而位有遠

近之異二得中而上應故多譽四近君而上承故多懼譽也懼也皆因爻之善特其善不同耳柔利於近承故不利遠者以其柔中故得无咎三與五同於陽功而異於君臣之位三過中承應不及於君故多凶五處尊位而得臣位之助故多功不言其善不同者凶非善也五為君位故貴三遠於君故賤三多凶者以柔處之則不稱而危以剛處之則太過而勝中爻視五為遠近得失之方故柔危剛勝特指三而已矣

六十四卦不盡如此此舉其多者云龔氏曰柔中者多譽則五多功者用剛中也三之柔危則二與四之柔為安三之剛勝則五之剛為當而二之剛為不及矣李氏曰曰多者非皆然也

此一節申言中爻之位大略如此蓋以位當不當為吉凶然六十四卦自乾坤之外多以九居二以六居五為善蓋二五君臣之位臣欲有為於下故須用剛君欲无為於上故可用柔此又文王之指

非孔子之例也

右第十章辨初上中爻之位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

柴氏曰廣大具三才也悉備兼而兩之有陰又有陽有柔又有剛有仁又有義也林黄中曰有天道故大有地道故廣有人道故備亦通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順卦之位自上而下故中言人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

三極而言三才者陰陽剛柔仁義乃三者之才也兼而兩之而三才之體乃具故卦必重而為六位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恐人指以為才而不知其為道故申言之即所謂天道人道地道也林黃中曰前章既言六爻之辨此章遂論其本諸三才而成耿晞道曰六者非三才之位乃三才之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朱子發曰此下再明六爻雜物之義耿晞道曰道一則无變而兩則相摩相推而變動焉龔氏曰凡反常者皆變也離静者皆動也朱子曰等謂貴賤遠近之差物陰陽之物也林黄中曰位以為經爻以為緯錯而成文郭子和曰陰陽雜比則有著見之文文不當當云文當不當但取三字成句故止云不當而當在

其中矣林黄中曰爻位相得不相得也
右第十一章鄭少梅曰易之為書本於明道也
至於有數有象有辭蓋不假是三者則道无由
而明善學易者必自辭而窮象自象而窮數自
數而窮理理窮則性盡至於命而道明矣道有
變動所以為爻爻數之系也爻有等差所以為
物物象之系也物相錯雜所以為文文辭之系
也茍能因陰陽相雜之文而悟分陰分陽之物

因分陰分陽之物而悟陽奇陰耦之爻而知一陰一陽之道則无負於聖人之作易也又曰一有變動則墮於數惟未變動之前學者思而勉之得其道則脫於吉凶之域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

紂當殷之末世文王當周之盛德故其事為紂囚文王於羑里而易乃興於此時也柴氏曰非盛德則易

无自而興楊廷秀曰仲尼殷後也貶殷末世而不諱不以私沒公也其辭危憂患斯世故其辭危懼耿晞道曰危如操心危之危林黄中曰以其辭危而知其為殷之末世文王與紂之事也毛伯玉曰文王身履其危文王以其身試者演之為書易之教自此始行於天下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危險也平則无險故其心危懼者易之辭使之平夷

而无憂易險易之易其心平夷自以為安者易之辭使之傾危而知懼柴氏曰殖有禮覆昏暴天道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於物也耿睎道曰亦生於文王與紂之事而已程可久曰必於德而不必於數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物象也亦事也百物不廢則无事之不該矣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終始即原始要終也自始至終使人知戒懼其要在

於欲人之无咎而已此易之所以爲道也始言辭而繼言道則知辭以載道者也

右第十二章前三章言易之書此章明易之道

鄭少梅曰文王之所以興紂之所以亡一則小心知危一則慢易自肆此吉凶之最明白者也易之道无一而不在其中此物理之學學者見物之消息盈虛有盛衰興廢有生死禍福寧無懼心哉危懼之心學易者之初心也柴氏曰夫

子於此盡發文王與易之意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夫聲扶健則自專故平易而無陰以為之險有險則知之矣順則承乾故簡徑而無陽以為之阻有阻則知之矣然易簡貴乎有恒恒則知險阻易簡而能恒者以為天下健順之至也王介父曰陰陷陽為險陽距陰為阻此以天道言也朱子曰健者如自高臨下

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趣上而知其阻此以人事言
也毛伯玉曰乾坤陰陽之畫也健順陰陽之性也易
簡陰陽之德也天下之人變態情偽各極其險阻而
卒不逃於奇耦之二畫所以知險知阻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
能謂易之乾坤說今悅研考覈也之於為諸心慮指
天下之人舊本作諸侯之慮今据略例暠氏曰其繆
已久矣今正之張子厚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

故能研諸慮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鄭少梅曰易簡則吉險阻則凶乾坤定之也然則天下之亹亹者趣易簡而避險阻亦乾坤成之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

此以下言聖人用易之道云為即言動也陸農師曰君子曰言動聖人曰云為蓋君子言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聖人之變化在於一身而形於云為者也變化

即易之變化乾坤之一闔一闢者也在天下則易簡能說其心研其慮在聖人則一云一為無非變化祥貞祥先見之兆也猶記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不言凶者方言知器知來不為凶言也與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之義略同柴氏曰不言凶專為易簡言之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事有其祥故即事為象即可知器不待筮卦爻而後

知其制器之象也即事為占即可知來不待筮卦爻而後知其來物之占也楊廷秀曰象者器之影占者來之訊李氏曰器者象之形來乃占之應柴氏曰云者告人之說故占事知來為者有所作為故象事知器器即事之形而下者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地无全能聖人舉事而知器知來不待象占者聖人之成天地之能也楊廷秀曰天地以易簡而設位

於上下聖人以易簡而成能於兩間郭子和曰聖人
參天地賛化育以備三極之道也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與去聲聖人成能无待象占矣而猶謀之人謀之鬼
雖夫婦之愚皆使之與其成能之事者聖人先天地
以舉事雖知吉事之祥而聖人不自成其能也并天
下之謀合天下之智以為聖人之能洪範汝有大疑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謂人也謀及庶人謂百姓也謀

及卜筮謂鬼也

右第十三章與下章相屬上篇首言乾坤易簡

聖人成位乎中以參天地故終歸於其人德行

身乎易者也此篇終言乾坤易簡而始之以爻

象繫辭終歸於聖人成能而不廢占筮之事同

乎易者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但有奇耦之畫而已包羲始畫八卦相重立卦之體

則以八物之象成卦之義以告天下不立文字也至於文王則因其卦體而繫之以彖辭又發揮剛柔而繫之以爻辭所以言隂陽之情也情如下所云凡易之情是已剛柔雜居於六位而吉凶可見知者觀之則象已可見吉凶而況有言乎雜居於六位而事之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變通所以盡利故以利言當位則吉失位則凶而遠

近承兼愛惡之相攻情凶或遷而吉情吉或遷而凶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情之所愛者攻其所惡惡者亦攻其所愛愛勝惡則吉惡勝愛則凶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近取遠則多吝遠取近則多悔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情感偽則害生偽感情則利生或曰爻有情偽乎曰

姑以此一端言匪寇婚媾寇乃僞婚媾乃情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又申言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未盡之意

右第十四章自彖象引而伸之專明爻義能明

此數語則六爻之義粲然可見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右第十五章與易全不相關恐斷簡錯見於此

非說卦也或曰諸如此類易各準其情而為之
辭然誣善失守恐不入卦爻王介父曰易之辭
亦必不憖枝游屈也郭子和亦嘗疑之不敢彊
通

厚齋易學卷四十六

謄錄監生臣雷　琳

謄錄副貢生臣杭光晉